舊唐書/卷1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郭虔瓘　張嵩　郭知運　王君㚟　張守珪　牛仙客　王忠嗣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〇四
列傳第五十四　高仙芝　封常清　哥舒翰

► 宇文融　韋堅　楊慎矜　王鉷

高仙芝

高仙芝，本高麗人也。父舍雞，初從河西軍，累勞至四鎮十將、諸衛將軍。仙芝美姿容，善騎射，勇決驍果。少隨父至安西，以父有功授遊擊將軍。年二十餘即拜將軍，與父同班秩。事節度使田仁琬、蓋嘉運，未甚任用，後夫蒙靈察累拔擢之。開元末，為安西副都護、四鎮都知兵馬使。

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，妻以公主，西北二十餘國皆為吐蕃所制，貢獻不通。後節度使田仁琬、蓋嘉運並靈察累討之，不捷，玄宗特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為行營節度使往討之。時步軍皆有私馬，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，又十餘日至握瑟德，又十餘日至疏勒，又二十餘日至蔥嶺守捉，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，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，即五識匿國也。仙芝乃分為三軍：使疏勒守捉使趙崇玭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，自北谷入；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；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，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於吐蕃連雲堡。堡中有兵千人，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為柵，有兵八九千人。城下有婆勒川，水漲不可渡。仙芝以三牲祭河，命諸將選兵馬，人賫三日幹糧，早集河次。水既難渡，將士皆以為狂。既至，人不濕旗，馬不濕鞿，已濟而成列矣。仙芝喜謂令誠曰：「向吾半渡賊來，吾屬敗矣，今既濟成列，是天以此賊賜我也。」遂登山挑擊，從辰至巳，大破之。至夜奔逐，殺五千人，生擒千人，餘並走散。得馬千餘匹，軍資器械不可勝數。

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日，懼不欲行，邊令誠亦懼。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城，仙芝遂進。三日，至坦駒嶺，直下峭峻四十餘里，仙芝料之曰：「阿弩越胡若速迎，即是好心。」又恐兵士不下，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。既至坦駒嶺，兵士果不肯下，云：「大使將我欲何處去？」言未畢，其先使二十人來迎，云：「阿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，娑夷河藤橋已斫訖。」仙芝陽喜以號令，兵士盡下。娑夷河，即古之弱水也，不勝草芥毛發。下嶺三日，越胡果來迎。明日，至阿弩越城，當日令將軍席元慶、賀婁餘潤先修橋路。仙芝明日進軍，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小勃律王曰：「不取汝城，亦不斫汝橋，但借汝路過，向大勃律去。」城中有首領五六人，皆赤心為吐蕃。仙芝先約元慶云：「軍到，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，招呼取以敕命賜彩物等，首領至，齊縛之以待我。」元慶既至，一如仙芝之所教，縛諸首領。王及公主走入石窟，取不可得。仙芝至，斬其為吐蕃者五六人。急令元慶斫藤橋，去勃律猶六十里，及暮，才斫了，吐蕃兵馬大至，已無及矣。藤橋闊一箭道，修之一年方成。勃律先為吐蕃所詐借路，遂成此橋。至是，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，並平其國。

天寶六載八月，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。九月，復至婆勒川連雲堡，與邊令誠等相見。其月末，還播密川，令劉單草告捷書，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。仙芝軍還至河西，夫蒙靈察都不使人迎勞，罵仙芝曰：「啖狗腸高麗奴！啖狗屎高麗奴！於闐使誰與汝奏得？」仙芝曰：「中丞。」「焉耆鎮守使誰邊得？」曰：「中丞。」「安西副都護使誰邊得？」曰：「中丞。」「安西都知兵馬使誰邊得？」曰：「中丞。」靈察曰：「此既皆我所奏，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！據高麗奴此罪，合當斬，但緣新立大功，不欲處置。」又謂劉單曰：「聞爾能作捷書。」單恐懼請罪。令誠具奏其狀曰：「仙芝立奇功，今將憂死。」其年六月，制授仙芝鴻臚卿、攝御史中丞，代夫蒙靈察為四鎮節度使，征靈察入朝。靈察大懼，仙芝每日見之，趨走如故，靈察益不自安。將軍程千里時為副都護，大將軍畢思琛為靈察押衙，行官王滔、康懷順、陳奉忠等，嘗構譖仙芝於靈察。仙芝既領節度事，謂程千里曰：「公面似男兒，心如婦人，何也？」又謂思琛曰：「此胡敢來！我城東一千石種子莊被汝將去，憶之乎？」對曰：「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見乞。」仙芝曰：「吾此時懼汝作威福，豈是憐汝與之！我欲不言，恐汝懷憂，言了無事矣。」又呼王滔等至，捽下將笞，良久皆釋之，由是軍情不懼。

八載，入朝，加特進，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，仍與一子五品官。九載，將兵討石國，平之，獲其國王以歸。仙芝性貪，獲石國大塊瑟瑟十餘石、真金五六駞駝、名馬寶玉稱是。初，舍雞以仙芝為懦緩，恐其不能自存，至是立功，家財鉅萬，頗能散施，人有所求，言無不應。其載，入朝，拜開府儀同三司，尋除武威太守、河西節度使，代安思順。

思順諷群胡割耳捻面請留，監察御史裴周南奏之，制復留思順，以仙芝為右羽林大將軍。十四載，封密雲郡公。

十一月，安祿山據范陽叛。是日，以京兆牧、榮王琬為討賊元帥，仙芝為副。命仙芝領飛騎、彍騎及朔方、河西、隴右應赴京兵馬，並召募關輔五萬人，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，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。十二月，師發，玄宗禦望春亭慰勞遣之，仍令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，屯於陝州。是月十一日，封常清兵敗於汜水。十三日，祿山陷東京，常清以餘眾奔陝州，謂仙芝曰：「累日血戰，賊鋒不可當。且潼關無兵，若狂寇奔突，則京師危矣。宜棄此守，急保潼關。」常清、仙芝乃率見兵取太原倉錢絹，分給將士，餘皆焚之。俄而賊騎繼至，諸軍惶駭，棄甲而走，無復隊伍。仙芝至關，繕修守具，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。賊騎至關，已有備矣，不能攻而去，仙芝之力也。

封常清

封常清，蒲州猗氏人也。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，守胡城南門，頗讀書，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，教其讀書，多所歷覽。外祖死，常清孤貧，年三十餘，屬夫蒙靈察為四鎮節度使，將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，頗有材能，每出軍，奏傔從三十餘人，衣服鮮明。常清慨然發憤，投牒請預一傔。常清細瘦目類腳短而跛，仙芝見其貌寢，不納。明日又投牒，仙芝謂曰：「吾奏傔已足，何煩復來！」常清怒，倨謂仙芝曰：「常清慕公高義，願事鞭轡，所以無媒而前，何見拒之深乎？公若方圓取人，則士大夫所望；若以貌取人，恐失之子羽矣！」仙芝猶未納。常清自爾候仙芝出入，晨夕不離其門，凡數十日，仙芝不得已，補為傔。

開元末，會達奚部落背叛，自黑山北向，西趣碎葉，玄宗敕靈察邀擊之。靈察使仙芝以二千騎自副城向北至綾嶺下，遇賊擊之。達奚行遠，人馬皆疲，斬殺略盡。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，具言次舍井泉，遇賊形勢，克獲謀略，事頗精審。仙芝所欲言，無不周悉，仙芝大駭異之。仙芝軍回，靈察賞勞，仙芝去奴襪帶刀見。判官劉眺、獨孤峻等逆問之曰：「前者捷書，誰之所作？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」仙芝曰：「即仙芝傔人封常清也。」眺等揖仙芝，命常清進坐，與語如舊相識，眾人方異之。以破達奚功，授疊州地下戍主，便以為判官。累以軍功授鎮將、果毅、折沖。

天寶六年，從仙芝破小勃律。十二月，仙芝代夫蒙靈察為安西節度使，便奏常清為慶王府錄事參軍，充節度判官，賜紫金魚袋。尋加朝散大夫，專知四鎮倉庫、屯田、甲仗、

支度、營田事。仙芝每出征討，常令常清知留後事。常清有才學，果決。知留後時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為郎將，德銓母在宅內，仙芝視之如兄弟，家事皆令知之，威望動三軍。常清出回，諸將皆引前，德詮見常清出其門，素易之，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。常清至使院，命左右密引至，厅連節度使宅院，凡經數重門，德詮既過，命隨後閉之。德詮至，常清離席謂之曰：「常清起自細微，預中丞兵馬使儌，中丞再不納，郎將豈不知乎？今中丞過聽，以常清為留後使，郎將何得無禮，對中使相淩！」因叱之曰：「郎將須暫死以肅軍容。」因令勒回，杖六十，面仆地，曳出。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，不得，因以其狀上仙芝。仙芝覽之，驚曰：「已死矣！」及見常清，遂無一言，常清亦不之謝。諸大將有罪者，擊殺二人，於是軍中股忄栗。

十載，仙芝改西節度使，奏常清為判官。王正見為安西節度，奏常清為四鎮支度營田副使、行軍司馬。十一載，正見死，乃以常清為安西副大都護，攝御史中丞，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、經略、支度、營田副大使，知節度事。十三載入朝，攝御史大夫，仍與一子五品官，賜第一區，亡父母皆贈封爵。俄而北庭都護程千里入為右金吾大將軍，仍令常清權知北庭都護，持節充伊西節度等使。常清性勤儉，每出征或乘驛，私馬不過一兩匹，賞罰嚴明。

十四載，入朝，十一月，謁玄宗於華清宮。時祿山已叛，玄宗言兇胡負恩之狀，何方誅討？常清奏曰：「祿山領兇徒十萬，徑犯中原，太平斯久，人不知戰。然事有逆順，勢有奇變，臣請走馬赴東京，開府庫，募驍勇，挑馬箠渡河，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。」玄宗方憂，壯其言。翌日，以常清為范陽節度，俾募兵東討。其日，常清乘驛赴東京召募，旬日得兵六萬，皆傭保市井之流。乃斫斷河陽橋，於東京為固守之備。十二月，祿山渡河，陷陳留，入罌子谷，兇威轉熾，先鋒至葵園。常清使驍騎與柘羯逆戰，殺賊數十百人。賊大軍繼至，常清退入上東門，又戰不利，賊鼓噪於四城門入，殺掠人吏。常清又戰於都亭驛，不勝。退守宣仁門，又敗。乃從提象門入，倒樹以礙之。至谷水，西奔至陝郡，遇高仙芝，具以賊勢告之。恐賊難與爭鋒，仙芝遂退守潼關。

玄宗聞常清敗，削其官爵，令白衣於仙芝軍效力。仙芝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，常清衣皁衣以從事。監軍邊令誠每事幹之。仙芝多不從。令誠入奏事，具言仙芝、常清逗撓奔敗之狀。玄宗怒，遣令誠賫敕至軍並誅之。

令誠至潼關，引常清於驛南西街，宣敕示之。常清曰：「常清所以不死者，不忍汙國家旌麾，受戮賊手，討逆無效，死乃甘心。」初，常清兵敗入關，欲馳赴闕庭，至渭南，

有敕令卻赴潼關，自草表待罪。是日臨刑，托令誠上之。其表曰：

中使駱奉仙至，奉宣口敕，恕臣萬死之罪，收臣一朝之效，令臣卻赴陝州，隨高仙芝行營，。負斧縲囚，忽焉解縛，敗軍之將，更許增修。臣常清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臣自城陷已來，前後三度遣使奉表，具述赤心，竟不蒙引對。臣之此來，非求苟活，實欲陳社稷之計，破虎狼之謀。冀拜首闕庭，吐心陛下，論逆胡之兵勢，陳討捍之別謀。酬萬死之恩，以報一生之寵。豈料長安日遠，謁見無由；函谷關遙，陳情不暇！臣讀《春秋》，見狼瞫稱未獲死所，臣今獲矣。

昨者與羯胡接戰，自今月七日交兵，至於十三日不已。臣所將之兵，皆是烏合之徒，素未訓習。率周南市人之眾，當漁陽突騎之師，尚猶殺敵塞路，血流滿野。臣欲挺身刃下，死節軍前，恐長逆胡之威，以挫王師之勢。是以馳禦就日，將命歸天。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下，以誡諸將；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，將誡諸軍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，許臣竭露。臣今將死抗表，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後，誑妄為辭；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，肝膽見察。臣死之後，望陛下不輕此賊，無忘臣言，則冀社稷復安，逆胡敗覆，臣之所願畢矣。仰天飲鴆，向日封章，即為屍諫之臣，死作聖朝之鬼。若使歿而有知，必結草軍前。回風陣上，引王師之旗鼓，平寇賊之戈鋋。生死酬恩，不任感激，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戀之至。

常清既刑，陳其屍於蘧蒢上。仙芝歸至厅，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隨而從之，曰：「大夫亦有恩命。」仙芝遽下，遂至常清所刑處。仙芝曰：「我退，罪也，死不辭；然以我為減截兵糧及賜物等，則誣我也。」謂令誠曰：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兵士皆在，足下豈不知乎！」其召募兵排列在外，素愛仙芝，仙芝呼謂之曰：「我於京中召兒郎輩，雖得少許物，裝束亦未能足，方與君輩破賊，然後取高官重賞。不謂賊勢憑陵，引軍至此，亦欲固守潼關故也。我若實有此，君輩即言實；我若實無之，君輩當言枉。」兵齊呼曰：「枉」，其聲殷地。仙芝又目常清之屍，謂之曰：「封二，子從微至著，我則引拔子為我判官，俄又代我為節度使，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，豈命也夫！」遂斬之。

哥舒翰

哥舒翰，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。蕃人多以部落稱姓，因以為氏。祖沮，左清道率。父道元，安西副都護，世居安西。翰家富於財，倜儻任俠，好然諾，縱蒲酒。年四十，遭父喪，三年客居京師，為長安尉不禮，慨然發憤折節，仗劍之河西。初事節度使王倕，

倕攻新城，使翰經略，三軍無不震懾。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為衙將。翰好讀《左氏春秋傳》及《漢書》，疏財重氣，士多歸之。忠嗣以為大鬥軍副使，嘗使翰討吐蕃於新城，有同列為副者，見翰禮倨，不為用，翰怒，撾殺之，軍中股怵。遷左衛郎將。後吐蕃寇邊，翰拒之於苦拔海，其眾三行，從山差池而下，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，三行皆敗，無不摧靡，由是知名。

天寶六載，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，充隴西節度副使、都知關西兵馬使、河源軍使。先是，吐蕃每至麥熟時，即率部眾至積石軍獲取之，共呼為「吐蕃麥莊」，前後無敢拒之者。至是，翰使王難得、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，設伏以待之。吐蕃以五千騎至，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，殺之略盡，餘或挺走，伏兵邀擊，匹馬不還。翰有家奴曰左軍，年十五六，亦有膂力。翰善使槍，追賊及之，以槍搭其肩而喝之，賊驚顧，翰從而刺其喉，皆剔高三五尺而墮，無不死者。左車輒下馬斬首，率以為常。

其冬，玄宗在華清宮，王忠嗣被劾。敕召翰至，與語悅之，遂以為鴻臚卿，兼西平郡太守，攝御史中丞，代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，知節度事。仍極言救忠嗣，上起入禁中，翰叩頭隨之而前，言詞慷慨，聲淚俱下，帝感而寬之，貶忠嗣為漢陽太守，朝廷義而壯之。

明年，築神威軍於青海上，吐蕃至，攻破之；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，有白龍見，遂名為應龍城，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。吐蕃保石堡城，路遠而險，久不拔。八載，以朔方、河東群牧十萬眾委翰總統攻石堡城。翰使麾下將高秀巖、張守瑜進攻，不旬日而拔之。上錄其功，拜特進、鴻臚員外卿，與一子五品官，賜物千匹、莊宅各一所，加攝御史大夫。十一載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翰素與祿山、思順不協，上每和解之為兄弟。其冬，祿山、思順、翰並來朝，上使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。翰母尉遲氏，於闐之族也。祿山以思順惡翰，嘗銜之，至是忽謂翰曰：「我父是胡，母是突厥；公父是突厥，母是胡。與公族類同，何不相親乎？」翰應之曰：「古人雲，野狐向窟嗥，不祥，以其忘本也。敢不盡心焉！」祿山以為譏其胡也，大怒，罵翰曰：「突厥敢如此耶！」翰欲應之，高力士目翰，翰遂止。

十二載，進封涼國公，食實封三百戶，加河西節度使，尋封西平郡王。時楊國忠有隙於祿山，頻奏其反狀，故厚賞翰以親結之。十三載，拜太子太保，更加實封三百戶，又兼

御史大夫。

翰好飲酒，頗恣聲色。至土門軍，入浴室，遘風疾，絕倒良久乃蘇。因入京，廢疾於家。

及安祿山反，上以封常清、高仙芝喪敗，召翰入，拜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，以田良丘為御史中丞，充行軍司馬，以王思禮、鉗耳大福、李承光、蘇法鼎、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、李武定、渾萼、契苾寧等為裨將，河隴、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，拒賊於潼關。上御勤政樓勞遣之，百僚出餞於郊。十五載，加翰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翰至潼關，或勸翰曰：「祿山阻兵，以誅楊國忠為名，公若留兵三萬守關，悉以精銳回誅國忠，此漢挫七國之計也，公以為何如？」翰心許之，未發。有客泄其謀於國忠，國忠大懼，及奏曰：「兵法『安不忘危』，今潼關兵眾雖盛，而無後殿，萬一不利，京師得無恐乎！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。」詔從之，遂遣劍南軍將李福、劉光庭分統焉。又奏召募一萬人，屯於灞上，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。翰慮為所圖，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，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，因斬之。自是，翰心不自安。又素有風疾，至是頗甚，軍中之務，不復躬親，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。良丘復不敢專斷，教令不一，頗無部伍。其將王思禮、李承光又爭長不葉，人無鬥志。

先是，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，而不得人心，請持重以弊之，彼自離心，因而翦滅之，可不傷兵擒茲寇矣。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銳，而覘者奏雲「賊殊無備」，上然之，命悉眾速討之。翰奏曰：「賊既始為AT逆，祿山久習用兵，必不肯無備，是陰計也。且賊兵遠來，利在速戰。今王師自戰其地，利在堅守，不利輕出；若輕出關，是入其算。乞更觀事勢。」楊國忠恐其謀己，屢奏使出兵。上久處太平，不練軍事，既為國忠眩惑，中使相繼督責。翰不得已，引師出關。

六月四日，次於靈寶縣之西原。八日，與賊交戰，官軍南迫險峭，北臨黃河；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。翰及良丘浮船中流以觀進退，謂乾祐兵少，輕之，遂促將士令進，爭路擁塞，無復隊伍。午後，東風急，乾祐以草車數十乘縱火焚之，煙焰亙天。將士掩面，開目不得，因為兇徒所乘，王師自相排擠，墜於河。其後者見前軍陷敗，悉潰，填委於河，死者數萬人，號叫之聲振天地，縛器械，以槍為楫，投北岸，十不存一二。軍既敗，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，為火拔歸仁執降於賊。祿山謂之曰：「汝常輕我，今日如何？」翰懼，俯伏稱：「肉眼不識陛下，遂至於此。陛下為撥亂主，今天下未平，李光弼在土

門，來填在河南，魯炅在南陽，但留臣，臣以尺書招之，不日平矣。」祿山大喜，遂偽署翰司空。作書招光弼等，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。祿山知事不諧，遂閉翰於苑中，潛殺之。

翰之守潼關也，主天下兵權，肆誌報怨，誣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，偽令人為祿山遺思順書，於關門擒之以獻。其年三月，思順及弟太仆卿元貞坐誅，徙其家屬於嶺外，天下冤之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大盜作梗，祿山亂常，詞雖欲誅國忠，誌則謀危社稷。於時承平日久，金革道消，封常清、高仙芝相次率不教之兵，募市人之眾，以抗AT寇，失律喪師。哥舒翰廢疾於家，起專兵柄，二十萬眾拒賊關門，軍中之務不親，委任又非其所。及遇羯賊，旋致敗亡，天子以之播遷，自身以之拘執，此皆命帥而不得其人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大夫死眾。」又曰：「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。」翰受署賊庭，苟延視息，忠義之道，即可知也，豈不愧於顏杲卿乎！抑又聞之，古之命將者，推轂而謂之曰：「閫外之事，將軍裁之。」觀楊國忠之奏事，邊令誠之護戎，又掣肘於軍政者也，未可偏責三帥，不尤伊人。後之君子，得不深鑒！

贊曰：羯賊犯順，戎車啟行。委任失所，封、高敗亡。虔劉圻甸，僭竊衣裳。醜哉舒翰，不能死王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